

澳華新文苑

第1281期(A)



9月26日下午，南溟基金在圖書館舉行金衛民《華佗文集》和布文詩集《遠方不遠》新書發佈會。會後與會者合照。

祝賀布文《遠方不遠》 新書發佈會圓滿成功

臨江仙 梁曉純

縷縷香簪春意暖，欣聞盛事吟壇。美句神作匯成刊。眾人爭相誦，雅景恐無前。
本自衡陽湘江畔，一心憧憬長天。南瀛山海始丁年。名歸得贊助，瀟灑雨軒軒。

遠方在這兒

——在南溟基金布文詩集

《遠方不遠》新書發佈會的發言

(根據臨時發言作文字增減和整理)

我是2015年認識布文的，當年參加了他那個“風過詩雨軒”的微信群，裡面都是一起玩、釣魚和快樂寫詩交流的人。在那個群裡我最服氣的，覺得稱得上詩人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布文。後來布文創辦了雨軒詩社，我們就一起在雨軒共事多年。

布文是一個繁忙和辛苦工作的人，但他常因靈感的到來而詩意大發，哪怕回到家累的要死也要把開車回家路上想到的詩意和詩句寫下來。

他也是一個低調的人，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為了什麼任務而寫詩。好比劉三姐“心中有火出胸膛”，他是有感而發，為了情感、心憶、心儀和思想的迸

發而寫詩。

澳洲和全球有很多華語詩人，他們的心胸滿懷激情，語言濃縮而美麗，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深刻印象。在我們身邊也有許多，比如映霞女士，她的詩歌充滿生命的力量，流淌著悠長的情懷，讓我想起徐志摩。又比如池慶翔老師，他的詩歌壯懷激烈，文字鏗鏘有力，使我想起馬雅可夫斯基。再比如美國的非馬，他的詩歌簡練而深邃，字字珠璣，使我想起顧城和海子。

布文的詩歌如何呢？我讀起布文的詩歌時卻什麼著名詩人也聯想不起來。因為布文的詩歌和誰的都不一樣，又似乎包含著若干詩人的綜合特色，但都只

藏頭詩兩首

東方阿平

(一) 祝語如春風，賀意滿山川。布衣懷雅志，文心映雲天。詩成驚四海，集韻動九淵。遠方有知音，方寸共嬋娟。不負韶華夢，遠航破浪前。發布正當時，布谷喚豐年。

(二) 祝賀聲傳四方，布衣情懷亦昂揚。文心雕琢終成卷，詩夢翩跹越重洋。集萃華章書壯志，遠山近水皆入行。方寸之間藏天地，不懼風雨路漫長。遠行千里心猶在，發硯新刃露鋒芒。發布天下同歡慶，會聚才虹映朝陽。

有了您，詩和 遠方真的不遠

風過詩雨軒
我們隔屏相認
詩心如玉
詩情如畫
詩意如歌

石子

我們吟誦《愛在深秋》
我們見證雨後彩虹
我們歡慶中秋月圓
我們同游巍巍藍山
我們高舉夢想的旗幟
讓一行行意氣風發的詩文
彙聚成一道獨特美麗的
澳洲風景線

告別了老父老母
從故土啟程
抵達悉尼機場
行走悉尼大橋上
或許也曾滿懷鄉愁
淚眼思鄉

無論足跡停留在何方
您都用雋永的詩行
深情祈願——
我們依然愛著的世界
山河無恙
國泰民安

從悉尼到新州中海岸
當太平洋公路上
總能遇見您
馳騁在海風裡車影
當天鵝海的藍

詩與遠方

池青橡

詩與遠方
詩人們都喜歡讓它們
聯姻
似乎只有如此
它們才是男才女貌 稱上般配
似乎只有這樣
它們才是門當戶對 婚姻美滿
“它，或許不能給你‘詩與遠方’
的虛幻慰藉，
“卻能讓你在‘煙薰火燎’的現實中，
“看見生命
“最本真的光”(注1)
詩人布文如是說。

當今的人類 心有多大
足跡就能有多遠
鄭愁予的《錯誤》(注2)
已不再是錯誤！
余光中的《鄉愁》(注3)
早就唱響兩岸三地！
臺灣海峽 只是一灣淺水而已
如今就達宇宙
也要建成通途！

“遠方不遠”(注4)
瞬間可達
量子糾纏的無限
幽靈粒子的機靈
微觀量子蟲洞的被發現(注5)

讓星光與月亮
變得更加璀璨
當您再一次
從浩瀚的大海
撈起一串串
珍珠般閃耀的詩句

我深信——
有了您
詩和遠方
真的不遠

人類開始掌握穿越時空的金鑰
將來我們可以去太空的
任何邊邊角角
世界何其小，
宇宙也不大！

把故鄉的明月
裝進心中
把宇宙的遠景
想到腦裡

我心即我詩
遠方在詩中
我心有多遠
詩歌就能吟唱多遠
詩歌就能抵達多遠！

【注釋】
(1)引自布文先生為池青橡詩集《愛，是你永遠的領地》所撰寫的序言。
(2)鄭愁予是中國臺灣當代詩人。《錯誤》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首現代詩。
(3)余光中(1928年—2017年)，當代著名的華語詩人、作家，被譽為臺灣現當代文學界的“璀璨五星”之一。《鄉愁》是他流傳最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4)此乃布文先生語，亦是其詩集名稱和新書發佈會主題。
(5)微觀量子蟲洞隱藏於人體內。這是美國加州理工大學2026年5月的最新研究成果，登載於物理學頂刊。



悉尼詩人布文在發佈會上講話。

西夏陵前的沉默

族沒有被整個滅族，西夏滅國後，民族沒有滅，只是因為蒙古大軍的屠城而外逃。大多數黨項族人改了名姓隱匿於其他民族中間，在元朝有不少黨項族人以“唐人”身份列入色目人，很多還當了官，地位僅次於蒙古人。

國滅了，但陵墓卻保存得不錯，而且是一個陵群，從開國皇帝李元昊到他的兒子的陵寢都在。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而且是一個世界級的奇跡，它於2025年新晉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是中國第60項世界文化遺產，有近40平方公里的範圍。

西夏陵位於銀川市西郊，背靠賀蘭山，面向銀川平原。它共有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

最大的3號陵(泰陵)被認為是開國皇帝李元昊的陵寢。

它的建造模式承襲了唐宋帝陵的傳統，依山面水使用中軸對稱的佈局。

全部陵墓土夯構築，墓上不長草，全是大土包，這和我腦子裡宏偉的帝陵模式是有出入的。

我一直以為皇帝的陵墓一定是用華麗而堅固的花崗岩築成的，沒想到卻是一個個巨大的土饅頭。

當然，它不是一般的土饅頭，而是用黃土混合礫石、甚至白石灰層層夯築的，堅硬如石，“不長草，不落鳥，山洪繞道”是西夏陵的奇觀。

它依託賀蘭山山勢，建有32處防洪工程，巧妙引流山洪，讓陵區近千年安然無恙。

也不知當年是誰督的工，誰築的墳，能夠留存千年而不毀。

這大概也是它成為“神秘王朝”的原因之一吧。

黨項民族真正消亡的原因是因為亡國後，黨項人失去了主體民族的強勢地位，在歷史長河中被周邊的漢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逐漸同化了。

部分黨項人在歸順元朝後被列為“色目人”，出任官員，輾轉遷入了河北、河南、安徽、四川等地。

到了明代中葉，黨項族最終在歷史記載中消失。

這是蒙古國當年對西夏國的屠城滅帝的結果，蒙古不但毀城滅帝，還把西夏國的一切文史典籍有關記載銷毀，西夏歷史自此斷檔，成為神秘之國，只有傳說沒有正史。

西夏王陵，既是這個民族昔日輝煌的句號，也是他們作為一個獨立文化實體“消失”的紀念碑。

在這些歷史的紀念碑前，我們的車繞著陵群轉，40平方公里的範圍很不小了，一個個大小小壯實的土饅頭沉默在九月深秋的驕陽下，零星分佈，從李元昊的三號泰陵開始，這位開國皇帝的糗事也八卦開了，因為他把兒子的媳婦拿來當了皇后。

雖然李元昊的“八卦”並非西夏滅亡的直接原因，但兩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鏈：他的個人醜聞直接引爆了宮廷政變，造成了外戚專權的禍根，而正是這種政治混亂持續削弱了西夏的國力，最終讓它在蒙古鐵蹄下不堪一擊，從此滅國。

千年後，現代人來陵寢，不是來瞻仰它的豐碑，而是以一種旅遊的姿態來看一看這個世界文化遺產的存在，聽一聽曾經的西夏故事。

流傳千年的西夏傳說，雖然沒有太多的記載，但能在浩渺的歷史長河裡留下一些痕跡，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終歸是不簡單的存在了。

我也是這樣的心情，總算來過了，了了一個心願，這個在塞外總共存在了兩百來年的王朝，沒有遺址沒有文化，只有幾百個土饅頭向我們展示了它曾經的存在和輝煌。

賈虹

去寧夏是為了看一眼西夏陵。對於這個神秘的西夏國，我心生好奇。

寧夏離我時遠時近，近的時候我就在它的隔壁，內蒙的巴彥淖爾，高鐵一個半小時不到的路程。但在無高鐵時代，這點距離也是挺麻煩的一件事。

我從遙遠的浙江到巴彥淖爾，是回我曾經上山下鄉的地方“省親”，到了澳洲之後，就更遠了。

而寧夏，雖然是內蒙的近鄰卻是我陌生的地方，於是一次次偶爾地回國“省親”，到了巴彥又想去寧夏，都因為時間關係又一次次地推翻行程，幾十年裡，只有想法卻沒行動。

寧夏依舊是計畫裡的寧夏，西夏國依舊是想像中的存在。

在計畫組織2026年的這一次大西北串聯的採風活動中，我著重把寧夏標了上去，這一次一定要去寧夏，因為這條線的高鐵開通了。

飛機到太原後，我們就開啟高鐵行。

從太原到大同，兩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從大同到呼市，也是兩個來小時，然後就這樣一站站地往西走，旅途時間的縮短，不但減少了旅途的疲憊，也促成了我從巴彥淖爾到銀川，幾十年心心念念的西夏夢的實現。

想像中的西夏國，應該是充滿了異域的色彩，在正史中，西夏是一個

沒有太詳細記載的西部部落小國，但它同時又是一個和宋、遼、金並立近200年的王朝。當成吉思汗在彌留之際立下遺囑一定要把它滅了的時候，我的心裡就有了一個結，為啥？

傳說剛開始是因為西夏國的地理位置，後來是因為西夏國的態度。

西夏扼守河西走廊，是蒙古西征和南下的必經之路。

當時成吉思汗要滅金，而西夏和金朝是有盟約的，所以先要破除夏金聯盟，以免腹背受敵。

西夏仗著自己的地理位置，沒有把成吉思汗看在眼裡。

當然，看不上成吉思汗也就算了，還經常嘲諷那個自以為是的蒙古大帝。

剛開始蒙古是想籠絡西夏的，沒想到西夏卻是用這樣的態度對待他，不但輕慢而且反覆無常，反復背叛，不守信義，最後導致成吉思汗勃然大怒，誓死要把西夏滅了。在彌留之際立下遺囑，屠城滅帝。

這個傳說在銀川的民間流傳得比較廣，我們去西夏陵的途中，計程車司機都能講這個故事，說黨項族不守規矩，出爾反爾，最後導致整個民族被屠被滅。

我後來查了一下資料，資料說黨項